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仙谷

李碩士，河南固始人。少習岐黃術，喜談服食採補之法。常入深山中採藥，往往數旬不歸。近邑有一山，疊層巒，高凌霄漢，山頂有一潭，其水清澈見底，荇藻交橫，游鱗可數。生謂其中必有靈境。一日，忽逢地震，山之中峰，剝然分裂為二，有如刀斧削成。中陷一壑，其深不可測。好事者為築石樑，由此達彼，境益幽邃。生意此中當必有異，思一探其奇。約伴裹糧深入，眾皆以繩縋而下。既及地，路殊平坦，逶迤行數里許，莫能窮其所往。其上只露天光一線，愈入愈暗。眾漸膽怯，同行十餘人，多有托故而回者，其留者咸謂非乘炬不可。束葦燃脂，蟬聯並進，僅及百數武，其路更狹。風從穴隙出，火為之滅。於是留者亦棄炬而奔。生愈神王，踴躍向前，謂眾曰：「子休矣！我將獨往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否則如適寶山，空手而回耳。」再行，路覺漸寬。逢低處，始則偃偻，繼則匍匐，漸生畏難意。遙見前面彷彿有光，極力趨赴，豁然開朗，別一天地，不禁喜極欲狂。初進絕無居人，但見古木參天，奇花遍野，林間翠羽啁啾，多不知名。顧腹中饑甚，無所得食。忽風送桃香，似覺不遠。舉目四望，則隔溪固桃林也，垂實累累，映日鮮紅。欲渡，苦無略；持桿測之，水僅及股際，乃涉而過。摘食五六枚，腹已果然。渴掬溪水飲之，甘冽異常。生知此必仙人所居，冀有所遇。少憩，仍前行。沿途多梨棗之屬，溪邊細草蒙茸，芳馨可愛，拔而視之，下皆黃精也。山中常明朗，絕無晝夜；和暖恒如春夏之交，絕無寒暑。約浹兩旬，其行愈遠，歸路已迷。

一日，行至盡處，一峰當其前，峰回路轉，圓門若月。生信足所至，身忽在門外，頃刻之間，頓覺風景迥異，氣候亦殊。回顧洞門已失，惟聞猿啼深峽，鳥鳴叢林，凜乎其不可久留。急覓直徑，疾趨下山。山麓有茅茨數椽，櫛比而居，炊煙縷縷出戶外。一家雙扉呀然，有垂髫婢子攜桶出汲。生前問路，婢瞠目不解其語，狀甚驚惶，棄桶奔入。須臾，一老者出，古貌蒼髯，詰生從何處來，生告以故。叟曰：「此間為長安郭外，距尊外已數千里矣。」

生出時正當春仲，至此已秋深木落矣。聞言，正深嗟訝，囊無一錢，進退惶惶。叟曰：「君既是異鄉人，至此諒無所歸，何不入內少坐？既經奇境，請續話頭末，以資異聞。」生從之。叟折簡招村中人來，共聆奇事。殺雞炊黍，排日為歡。生懷中裹有黃精數枚，分餉座客，嚼苦咽甘，與世間藥籠中物小異。生小住半月，辭叟將行。村中人咸有饋遺。叟送生至村口而別。

生行兩月，始得抵家。先是，生人不復出，眾守之達旦。久之，咸謂生必死於穴中矣，事聞於官，立石其旁，戒人毋得再入。至是生歸，群來訪問，喧傳由此山谷可達陝西，遂以仙谷名之。生自此益學仙修道，日讀《黃庭》、《內經》諸書。在家厭囂，遂移居近山道觀中。觀固有精舍數楹，為室夏間避暑者。生出資僦居，與煉師超然探玄論秘，昕夕縱談。

一夕，月明如晝，照几榻如水，庭中竹柏影交加。生披襟露坐，耿不成寐，履詣超然丈室，將作竟夕談。至則逕推扉入，則見道士方擁一女子舉杯對飲，猝睹生來，不得遽隱。生笑曰：「煉師絕欲清心，以證大覺，乃亦樂此乎？」超然曰：「是謂『玄牝之門』，不由此入，終成外道。」因於篋底取一冊示生，乃璇闈秘戲圖也。生初不解。超然爰為言坎離變化，水火既濟，虛滿損益自然之理，曰：「此乃容成所以授黃帝者也。」超然口講手畫，自誇得受真訣。生視女子絕無惡容，長眉入鬢，秀靨承顛，態韻娉婷，天仙不啻。因詢女為誰家宅眷，「夜闌不歸，將寄宿此間耶？」女未及答，超然笑曰：「君誠書癡哉！此為我外寵，共結香火因緣者也。夜夜在此與小道同榻，特不令君得見耳。今夕君來，殆前緣也，欲證無上玄功，可攜歸君齋，聊一試之。」拍女肩曰：「此亦具有仙根，可用心教演，勿令墮落。」女乃於懷裡出一小銀盒，對鏡理妝，重施硃粉，即挽生手偕行。生於此時，情不自禁，口言「勿作劇」，而不覺足之俱前也。入室登牀，倍極纏綿。生本未娶，生平未歷此境，歎曰：「溫柔鄉固有此樂哉！即此便是神仙境界，又何他求哉！」女事畢索資曰：「既已執贄門下，則所以酬師者，豈可菲薄哉？」生曰：「山中別無所攜，有玉如意一枝，可值百金，先祖所遺也，敬以為贈。」由此女往來於兩者之間。

生有負郭田數頃，盡鬻之，以供女求。生之舅氏微聞是事，知生必墮道士術中，貽書勸生曰：「烏有天仙化人而下偶凡夫也哉？況既已仙矣，人間阿堵物亦復何用？此必青樓蕩婦，北里淫娼，借此惑君，借以誘汝財耳。其早絕之，勿生後悔。」然生弗省也，謂：「織女下嫁，猶索聘錢；藍橋乞漿，尚需璧玉，天上人間，其道一也。」生舅氏知生不可以理論，密遣人覘女所在，率眾趨道士室，排闥直入，雙雙俱獲。有識女者，謂此固城南勾欄校書婉容也。素與道士相昵；近日道士囊罄，特設此局，誘生出錢，道士得坐享其樂耳。

生舅氏叱令從人縛之送官，將治其罪。道士崩角請宥，從人亦代為緩頰。乃招生至，令道士自述底裡。生歎曰：「文成五利，豈獨於古見之哉？」恍然有悟，焚棄道，復攻帖括。是秋舉於鄉，然列前茅。公車北上，道經山左。日將暮，車行頗遲，偶與伴侶相失，覓宿店，不得。陽烏西匿，皓兔東升，遙望前途，皆長松翠柏，絕無廬舍。方深惶急，不得已驅車疾行數里，瞥見從薄中漏有燈光，速趨就之。竹籬茅舍，景物頗幽。甫叩門，即有小僮出應，延生入坐。堂畔一叟，似曾相識，蓋即昔年長安道上相逢之老者也。生感念舊恩，再三稱謝，問叟何以移居於此。叟曰：「此非余家，乃甥館也。舍妹遭嫁此間已數年，近歲夫婦並逝，遺一甥女，年及笄矣，伶仃獨處，亦殊可憐。今擬挈之往陝，俾依老夫過活。此數日間正思作行，計君若遲來，即不能見一面耳。其中豈非有天緣哉？」須臾，壺觥既具，肴饌並來，雖翦蔬烹葵，而味殊不俗，生亟贊其佳。席間，叟詢生婚未。生以志在學道，未遑及此。叟笑曰：「君誤矣。神仙豈皆忘情者哉？甥女貌頗不惡，令執箕帚，君意何如？」生離席致謝曰：「不棄菲材，敢忘大德？」即解所佩玉鴛鴦為聘。叟曰：「既蒙俯允，即是一家人，當令甥女出見君子。」立促侍女人內傳呼。久之，環珞珊珊，兩垂髫侍婢捧之而出，檢衽畢，叟命侍坐於旁。生微睨之，花嬌玉妒，秀絕人寰。

翌日，即行合巹禮。叟出千金畀生曰：「以此作奩贈，可歸自置辦。甥女本有薄田數頃，老夫當代為售主，所得亦當送至君處也。」生居數日，攜女入都。女性和謹，伉儷之間，有如膠漆。報罷後，言旋里門，閉戶不出，閒則借女憑眺山川，嘯傲風月。每至仙谷，徘徊不忍去，曰：「此中為地仙窟宅，以君身有仙骨，故有一至緣耳。」